

怀故人

怀念我的岳父 鹿淑铎

车向清

我的岳父鹿淑铎于9月6日凌晨病逝，享年86岁。我做他的女婿有三十多年了，他始终以“客婿”的礼节对待我，给了我足够的尊重、关心和照顾。这些天，我不断回忆他、怀念他，悲不自胜，痛不能抑。

岳父是全国水产行业著名的专家学者，学识渊博，成就斐然，曾长期担任山东省水产学校（现为烟台大学海洋学院）副校长、山东省水产研究所所长等职务。20世纪90年代初期，就被评为国家二级教授、研究员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岳父的一生算得上事业有成、德高望重。

岳父出生在一个旧官员家庭，其父曾担任潍县（现潍坊市）邮电局局长，任上病逝，家道随之中落。20世纪50年代初期，他在母亲带领下，一家人赴济南投奔他的叔叔，之后便落户济南，艰难度日。岳父于195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东海洋学院（现中国海洋大学），196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位于芝罘区的山东省水产学校。他从普通教师干起，一步一个脚印，靠真才实学直至干到分管教学的副校长。这期间，他远离外界是是非非，潜心教学和科研，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学生，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取得了丰硕成果，出版专著5本，发表论文50多篇，其中部分专著被作为高校教材，多篇论文被收入国家级学术成果汇编，科研成果转化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，奠定了其在全省乃至全国水产行业的地位。1993年，他调入山东省水产研究所任所长，尽管行政事务繁忙，但却始终没有脱离科研一线。在他的组织和带领下，这个省级科研机构先后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，他更是发现和培养了一批中青年科研骨干人才。纵观岳父的学习和工作历程，他在逆境和磨难中不甘平庸，自强不息，凭借自身坚强的毅力、坚定的信念和坚韧的拼搏取得了不凡的成就。他这种不忘初心、深耕专业、奋发努力的精神，值得后辈深刻学习，并将一直激励着我们。

岳父身处领导岗位多年，一辈子清清白白，光明磊落，有两件我亲身经历的事，充分验证了岳父这一高尚品格。他在研究所任所长时，单位要建宿舍楼。一日，一老友登门拜访，面对不苟言笑的他，就想调侃一番，于是便戏言说想承包其单位的宿舍楼工程。岳父听闻，立即起身驱客，让拜访者尴尬不已，直至解释清楚是调侃而非真意，岳父才肯作罢。后来此人多次和我说起此事，每次都嘘唏不已，对岳父克己奉公、严于律己的道德品质敬佩不已。1998年我结婚，因为结婚前有诸多事宜需要商量，他便召集“结婚班子”人员就近去了单位下属的酒店小聚。途中巧遇他单位的一个工作人员欲私自做主以公款买单。岳父知晓后，不仅严斥了这位工作人员，还责令我夫人如数结算了费用。这原本不算什么大事，

但是我岳父仍然以自己严格的廉政准则给我上了一课。

岳父相貌威严，为人豪放，但是骨子里却很传统，家庭意识根深蒂固。岳父与岳母是高中同学，两人相识相知近70年，可谓是青梅竹马、一生相濡以沫。岳父对爱情、对家庭、对子女，充分体现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简单、忠诚和责任。岳母出身资本家家庭，在那个特殊年代，他们的爱情经受住了时代、名利等的考验。在家里，岳父丝毫没有“君子远庖厨”的大男人习气，烹炸煎炒、拖擦洗涮，样样拿得起、干得精。每到过年，他都会按照老传统，炸鱼、炸肉、熬冻、炸藕盒等，样样数数精心准备好，从不会因为工作繁忙而敷衍应付。岳父的收入一直是完全“上交”的，家里“财政大权”由岳母做主。他一辈子兜里几乎不装钱，需要钱就跟岳母要。直到晚年，岳父还保持着吃完饭就立即收拾饭桌、洗刷碗筷的好习惯，自己的衣服还都是自己洗。听我夫人说，小时候，连她们姐妹的衣服都是我岳父洗。可以说，家庭就是我岳父除了工作之外的全部世界。

岳父膝下三女，三个外孙。三个外孙自小便得到了他无微不至的疼爱，“隔辈亲”的情形在我岳父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孩子们和他的感情都非常深厚。每到双休日，他就会早早把房间打扫干净，把木地板擦得锃亮，提前准备好美味佳肴，等外孙们上门，陪他们戏乐玩耍，看孩子们在地板上翻爬滚打。孩子们再怎么调皮，他都从不会重言呵斥半句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岳父曾是个脾气大的人，可是在外孙们面前却眉慈目善，成了妥妥的“好好老人”。他有时候也会去接送孩子们上学、放学，兜里也会装上几个零钱，给外孙们买点小零食，带他们去玩玩游乐设施。孩子们长大后，岳父就经常用大方的“现金资助”的方式表达对孩子们的爱意和关心。过年过节、孩子升学、过生日甚至节假日放假归来，他都要送上“大红包”，尽自己所能让孩子们过得快乐幸福。对自己，他却节俭到近乎苛刻，吃穿用都非常简单，毫不讲究，一双皮鞋、一件衬衣、一件外套，甚至一根腰带，常常一穿用就是十几年，满身没有一件值钱的衣物。整理他的遗物时，我发现还有很多衬衣、皮鞋、腰带等都没有启封，那都是他留下等外孙们长大后穿的。他一生拼搏，退休金丰厚，晚年本该有更好更多的物质享受，但是他从来无视这一切，从不考虑自己，他的心里永远都装满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。

怀念岳父，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他的心灵纯净、思想清澈、行为正直。他算得上是一个纯粹的人、没有低级趣味的人，一辈子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原则、有责任，令人敬佩和尊重。他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、令我们引以为荣的精神财富。

乡村记忆

研蟹酱

付桂香

秋风起时，便是那肥美的火燎蟹子涌上市集的季节，也是我们村里家家户户埋头研蟹酱的光景。

村子里每条街上都有一个古朴的大石臼，平日里它们静默无言，仿佛被时光遗忘的角落，但一到蟹酱制作的时节，这些石臼便成了村中最热闹的地方，家家户户轮流使用，有时还排起了长队。

我家属第五生产队，坐落在村北边第二条街上。每到轮到我们家研酱时，母亲总是先细心地将石臼里里外外刷洗得干干净净，仿佛是在为一场神圣的仪式做准备。随后，她将那些在家中精心挑选的螃蟹一一揭开蟹盖，小心翼翼地抠去里面的蟹食，再将它们一一放入石臼中。这时，父亲便会接过研杵，开始有力地研磨。那研杵在石臼中一圈圈地转动，发出沉稳而有节奏的声音，仿佛是秋天的低语。

研磨得久了，父亲的手臂会有些酸痛，这时他会停下来，在手掌心吐口唾沫，搓搓手，又继续研磨。我和村里的其他孩子们也会围在石臼旁，争先恐后地想要替换父亲，接过那沉甸甸的研杵。我们的小手虽然力气不大，但也学着大人的样子，一圈圈地转动着研杵，感受着那份来自大地的厚重与质朴。

研酱真是个体力活，火燎蟹子的皮很硬，蟹盖更硬。刚开始研时，父亲会把蟹盖先捣碎，这样能稍微省点力。等到蟹子皮研碎，蟹肉蟹黄也越研越细腻，这时候就更费劲了，酱很厚很细，研杵拖不动，大人尚且费劲，小孩子更是一下子也拖不了，父亲母亲便轮番上阵。这是研酱的关键时刻，如果这个时候偷懒，蟹酱就不好吃，口感不好，用母亲的话说，就是“皮皮茬茬”的。父亲说：“坚持就是胜利。”母亲附和着说：“坚持就是胜利！”父亲就会喊着号子，边喊边研，母亲则拿着勺子不停地刮着石臼边，把那些石臼边上的酱推下去，力求蟹酱粗细均匀。

说起喊号子，不得不说我们队的修德大哥，他喊的号子声音洪亮，节奏均匀。不管谁家研酱，只要大哥有空，就会驻足观看一会儿，然后接过研酱人手中的研杵，双手握柄，双腿弓步拉开，随着研杵的转动，大哥的号子也就开始了，“嗨呀地号啊，嗨呀地号！嗨呀（一声）吆——”周围围观的乡亲们

跟着附和“嗨呀（四声）吆——”，有时碰巧村西头也有研酱的，听到大哥的号子也会跟着来一声“嗨呀（四声）吆——”村东村西，一领一和，仿佛雄壮的交响乐回荡在小村的上空。一曲号子唱罢，蟹酱也研得差不多了。

待蟹肉被研磨得细腻如泥，石臼内的蟹酱变得越来越细腻，颜色也越来越红，母亲便会按照“一斤螃蟹四两盐”的比例加入食盐，用勺子搅拌均匀，这时的蟹酱因为食盐的加入，会越研越稀，越研越轻松。随着研杵在石臼中有节奏地磨动，那蟹酱的香气逐渐弥漫开来，像是一种无形的召唤，引得周围的邻居们纷纷探头过来询问。母亲总是热情地邀请他们品尝，那份淳朴与热情仿佛能驱散秋天的寒意，让邻里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无间。那蟹酱呈现出诱人的色泽和浓郁的香味。整个过程虽然辛苦，但全家人和周围的孩子们都沉浸在这份简单的快乐中，笑声和交谈声交织在一起，让这个秋日午后变得格外温馨。

当最后一勺蟹酱被装进坛子时，我们的工作也告一段落。坛子用层层塑料纸封住，扎好口，放到阴凉地方等待发酵。看着这一坛坛亲手制作的蟹酱，我们的心中都充满了满足和自豪。这些蟹酱不仅是我们一家人一年中的美味佳肴，更是我们辛勤劳动、家庭温情以及邻里之间友谊的见证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蟹酱在坛子中慢慢发酵，味道愈发醇厚。到了冬天，当大雪纷飞、寒风凛冽时，我们便会取出这些蟹酱，熬菜时放一勺，奇鲜无比；大葱蘸蟹酱、蒜泥拌蟹酱是最好的下饭菜；一勺蟹酱打上一个鸡蛋，放上少许葱花，蒸一蒸，配上刚出锅的玉米面饼子，就是最难得的美味佳肴。那一刻，浓郁的蟹酱香气与家的温暖交织在一起，成为我们心中最珍贵的记忆。

如今，虽然我们离开了那片熟悉的土地，住进了城市的高楼大厦，但每当秋天来临、火燎蟹子大量上市的时候，我总会想起那个忙碌而温馨的秋日午后，想起我们一家人以及邻里们围在石臼旁研蟹酱的情景。那些美好的记忆如同那坛坛蟹酱一样，永远珍藏在我的心底，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